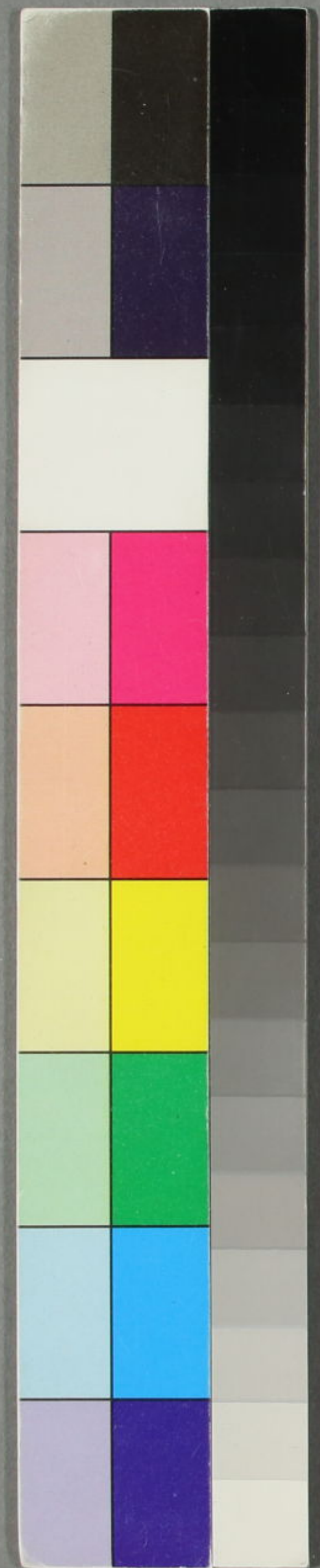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七冊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一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歐陽修永叔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天聖七年以請
太后還政通判
河中府徙陳州
太后崩召為右
司諫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以范仲淹為給事中

英云文獻通考
宋淳化四年詔
給事中凡制敕
有所不便準故
事對駁
梅亭云首段從
自己問報說起
借賀字跌入
疊山云起不立

前月中得進奏進奏院名唐大曆十二年敕諸道舊置上
要唐藩鎮皆置邸謂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
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
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
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
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

西仲云以欲賀
 跌起司諫之重
 東萊云是一篇
 主意
 多事卒卒集或
 宋文鑑鍵卒卒
 作忽卒
 梅亭云次段發
 明諫官係天下
 之得失
 聖嘆云輕輕將
 七品官三字提
 頭却斗陪入一
 宰相發出如許
 暢論

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
 臚之卿事物紀原秦為典容掌諸侯四方歸義蠻夷漢改
 曰大鴻臚應邵曰鴻臚傳之也傳聲贊道也劉
 熙曰鴻大也臚陳也欲不得理光祿秦郎中令掌宮殿披
 大以禮序陳賓客也名光祿勳通典云梁除勳字曰光祿卿續事始
 云秦掌宮殿門戶郊祀主諸郎將在殿中侍衛以其有司
 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
 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
 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
 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
 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
 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子階也階登堂道
 也也級也釋名梯也此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
 以殿陛為是作階誤

辨可否諸本辨
 作相
 立殿階析階作
 陛
 呂東萊云總上
 二段並說維偏
 故以言行道亦
 行結轉諫官身
 上去
 梅亭云三段審
 明諫官係一時
 之公議仍從宰
 相說下法行一
 時譏在百世所
 以悚惕諫官之
 心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故曰等行道亦行也九卿太常光祿太僕
 宗正司農少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此處又轉進
 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
 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
 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
 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
 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
 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
 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
 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
 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

梅亭云四段從洛之士大夫說起借料字跌入以有待二字塞其藉口開出下半篇
聖嘆云始入范君看他無中生有不局促
梅亭云五段引爭臣論陳往事以形之力破有待之謬
聖嘆云又引韓譏陽城發暢論二田云連算年

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德宗貞元十一年判度支裴延齡諡城日設以延齡為相當守關論延齡姦佞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日設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勸哭於庭遂沮城也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遷國子司業麻寫詔勅紙也
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

數正是有待眼
東萊云此一段說破骨髓盡在於此
半歲而一遷鍵無一字諸本遷下有也字
梅亭云六段貼本身說借今士以激之仍跌到有待作繳
今未聞集或鑑鍵今上有然字
聖嘆云又迴護當今何等細到

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宜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讜言直言也善言也言中理也或作讜前漢班固叙士君子傳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荀子博而黨正與讜同謂直言也注黨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韋柔皮以獸之謂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

豐山云此一段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舍人情范公見之又感動

洛士大夫編洛

下有之字

鹿門云勝韓公

爭臣論 同人云前半極言諫官之重後半塞其有待而言○節節生節節引絲聯珠貫絕似昌黎與于襄陽畫 吳處厚云永叔文其原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加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上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出己意者永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拔出機杼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冷後來人無復措手也

非范公竟不能諫。遇賢者自責之備也。文之往復曲折。步步相生。節節相引。老泉所謂紆餘委備。無急言竭論者耶。

與高司諫書名若訥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宗仁

梅亭云第一段

借引以疑字作

波一路虛境非

君子一句入題

號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

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宋祁與葉道卿鄭天休數

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也。間也雜其間獨

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

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初事物紀原唐太宗

始也初馬周以布衣任事詔令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

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

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

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

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

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語侃直也。論

可屈之節粹屈下有曲字

確士云以上不甚緊要文境亦平衍

梅亭云第二段入事此虛立定罪案以下層層攻擊總不出此剛正好學集或正作直

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范仲淹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大學物本末所為有始必有終也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

此庸人集或粹此下有方字

梅亭云第三段言其罪不在不諫而在詆毀以飾其不諫之咎直刺心窩

又云第四段就希文之賢不賢兩邊推駁見不能飾其不諫之咎也又云直令無可

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擢以寬為緊君子亦將閱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昂舉也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及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

抵賴

鹿門云此一段借古人事發今人情

梅亭云第五段

引漢事為證見

自倫其非其非

終不可節愈入

愈深

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元前漢時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與樞機擅威權蕭望之建白乞斧之二人誣奏下獄○成帝時以元舅王鳳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京兆尹王章奏封事下獄尹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宗仁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

又云第六段直言誠斥說到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司諫容身無地矣

又云末段將已言牽入携于朝正予罪憤激極矣

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秦漢有御史府亦曰寺亦曰臺唐憲臺後漢始曰御史臺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

六

六

確士云若訥果以此書上聞歐公送落館職責授夷陵令尹洙亦貶官鹿門云歐公惡惡太過處使在今且恐不免國武子之禍也同人云直諫希文以自飾其不諫公所以義激於中髮上指冠也怒罵之文辭氣詞磊不平而文章仍有法度

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此石守道四賢一不肖之詩所由作也言行錄范仲淹皆坐貶蔡君謨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紀其事四賢謂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不肖若訥也其詩播于都下士人爭寫之驚書者市之頗得厚利此為石守道評者失考稜角峭厲略無委曲憤激於中有不能遏抑者耶而歐公亦貶斥矣○公是年只三十歲氣盛故言言憤激不暇含蓄

漢氏取士又有孝廉秀才十二等齊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隋唐之代其科最上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後又實在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惠依俵妙依俵有然宗材不足妙材作

答吳克秀才書

克字仲卿神宗時為相

修頓首白唐時稱舉鄉者曰先輩此仍其稱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大也也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沛同水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悵禮字典狂行無不相悵悵乎其一曰仆也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任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毀譽之不足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特假譽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

特假譽諸本特
作待集或鑑粹
假作修譽下有

而宗

鹿門云此歐陽

公得力后的剖

分

而至於至也鑑

作而能極其至

如是也

溺焉耳。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
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
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
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史記吾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
還乃正之哀公十六年四月卒其間僅數年耳。六經不固
成於夫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
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
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皇皇猶至也。禮記檀弓皇皇如有
而弗得之意。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荀卿晚家
而弗得之意。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揚子雲著太玄法言仲
淹著文中子隋文帝時
人。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

力愈勤集或粹
妙力上有愈字
鑑有用字愈作
則錄無力字

鹿門云收前又
安頓自家地步

為學者文而已。故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
出於軒序。東西牆謂之序。所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
以序別內外也。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
下之文浩乎濡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
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
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
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道不足則溺於文。引孔孟以証。見足於道者不求文而
文自至也。夫道不足而強言。且不可。况裂文與道而二
之乎。讀難工可喜。易悅自足。二語為之。爽然。○韓子云
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子云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夫六經之旨道也先誠其中者道也合之此書學者不當從事於語言之末矣

答祖擇之書

凡六段
一通一篇也書
首末全曰通後
漢崔實傳政論
一通云云猶風
俗通白虎通同
篇

修啓秀才人至唐以來進士猶以秀才為號由漢氏之舊也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冊諭之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

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遷也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已上言師道立故學者有守有用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狗隨說文得反覆說其義愈明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移轉心於他欲求此祿利欲避刑禍也此

鹿門云歐公本
來面目
英曰是一篇主
意歐公平生持
論學者勿勿卒

足下所謂志古師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源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文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毅有決也左傳宣二年三

看過

鹿門云中多名
言吾覽之當刺
心縮脛

將某以為合某
以疑誤倒

墨子公輸般為
雲梯將攻宋墨
子聞之見般以

帶為城以牒為械
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
戰國策魯連為書遺燕將曰今
公又以聊城之
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子之守也

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經在即聖人在故當師經然第墨守而不求其義蘊終於拘執迂闊而不知所用與無經略相同也公一一指點不翅傾倉倒困困廩之圓者從木在倉而出之倘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耶孟子告子下語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賦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

分般駁冗集或粹分作紛 鹿門云謹密

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也殺也去也。凡今之分般駁冗者。般相雜錯也。又亂也。與別解骨也。

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誕妄為大言也。一欺也。荀子易信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言曰誕說死口銳者多誕而寡道。洪荒廣略。荒空也。廣略。渺然無際。意謂上古草昧之時。為古其道難法。其言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知新日錄。袁了凡曰。天下之物有合則有離。道是率性之謂。本來無合焉。得離

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中庸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穀梁隱元年春秋貴義而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春秋僖二年春秋貴義而謂衛封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齊侯專封不與諸也。雖通其仁以義而不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堯書。蔡傳。誓考也。史臣將叙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命商書說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而論述。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蓋載大數也其實未詳

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註祖述遠宗其道也圖解祖始也不可易也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尚也述傳也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論語泰伯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注蕩蕩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堯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舜典同律

韓文原道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度量使臣下誅放四罪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天地未判也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夫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

文醇云唐虞三代間事不見於六經四子之論說者具不可信

信之則其心如鏡之有滓焉以之照萬事當滓之處必不能以明孟子所為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修此書不特為文字所宜熟讀深思也與帝王世次圖序參觀益明

鹿門云起得卓然

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文境少平然論道切近足以鍼砭驚高遠而入虛無者乃近今學者舍人倫日用而談太極太虛三尺童子皆然此亦渺茫之漸也安得如歐公者起而鍼砭之耶

帝王世次圖序 辨正格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

又云歐文簡重曾則用雙關富麗矣

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脩正詩書史記也以此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史記三皇為伏羲女媧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或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博者出於秦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始皇三十四年令天下燒詩書百家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漢惠帝時除挾書之律詩書隨而出文帝時晁錯就

武曹云。紐合孔子。鹿門云。倒說有力。

史記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生二子。其一曰玄囂。當顛。

伏勝受尚書二十九篇。其後魯恭王於孔子壁中得尚書論語等。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漢儒戴德集古禮樂。定為八十五篇。名大戴今書。止四十篇。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顛窮。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顛窮。生項生鯀。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殷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天乙。是為成湯。自契十五世也。周后稷。不密。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隰。公。非。高。圉。亞。圉。公。叔。也。古。公。湯。下。傳。十。六。世。而。李。歷。昌。是。為。文。王。自。后。稷。十。五。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湯。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仲。丁。外。辛。是。為。紂。自。湯。至。紂。此。間。兄。弟。相。承。實。為。三。十。世。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

項崩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學帝學取陳鋒。氏女生放助是為帝堯。皆同出歐陽文忠公集考異同。作本。鹿門云引證絕古今。

武曹云對針上不知取捨仍孔子作收

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刪書斷自唐虞。此孔子之慎。司馬遷雜采戰國秦漢間說。與孔子刪定之六經合而成書。文雖可觀。而牴牾特甚。蘇允明所以有錦繡繪縠錯而紉之譏也。文本杜佑通典。而詳切著之。此種文絕有關係。

王志堅云困學紀聞攷古篇謂歐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發端杜預也

後序帝王世次圖之後序也

予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

推而上之。則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為顓頊六世之孫。堯為黃帝曾孫。帝嚳之子。案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夏本紀曰。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一為孫。一為子。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補前序所未言。讀至後幅。令人啞然失笑。

元孫原文作玄
清避聖祖諱作元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衍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自常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

梅亭云首段文章遇合雙提統領通篇大意通計四段
亦不能掩妙無亦宗
又云次段極言振興文運之難愈見子美廢斥之可惜由文章折入遇合空中

振宕

鹿門云又握一層

若是歎妙歎作邪

步議論鹿門云放濶

確士云時子美兼進奏院院中

賽神例賣紙錢為飲燕費子美承例請諸名流

李定欲與會而

而文章不能輩五代之餘習太宗著帝範多用儷偶之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韓愈李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歎豈非難得其人歎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歎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也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及在其後天聖之間仁宗即位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多用偶語撮經史之

子美却之王拱辰李定輩彈奏時館閣之士罷逐一空子美除名為民杜祈公亦罷相

之割裂古人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漢廷尉左評事也大理集賢校理唐開元正修書院為集賢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也舉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

梅亭云末段專惜其遇鹿門云到此又悲酸時之豪俊妙豪俊作英豪同人云將能文與不過兩意夾說唏噓流涕典則森然

聖俞名堯臣宣

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公哭蘇梅二公梅子美詩比於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傾倒至矣序中極言有文無命徘徊惋惜令後人讀之猶覺悲風四起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積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

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合未盡之竟見言外然後為至當時士大夫咸重之梅亭云首段只寫窮而後工四字妙就詩人少達多窮及詩能窮人翻出商侯云惟窮故工惟工故傳所以傳詩多出于古窮人之詞即昌黎所謂歡愉之詞難工窮苦

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蔭庇也補官也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州縣書吏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嘗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相仁宗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

之言易好妙論
至論結束上文
梅亭云次段就
聖俞身上寫其
遇窮詩工以實
其發端之論
鹿門云只許聖
俞善詩
西仲云就人求
聖俞轉入聖俞
樂於為詩兩意
合發歸重本題
其實是撇開上
文客意妙訣
梅亭云三段言
聖俞工而終窮

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
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頌者宗
歌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商頌戴公
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子編詩而亡其七
篇，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有康王之詩，以後豈不偉
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
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
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
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
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
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
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

深致慨惜之意
翻為不窮之想
頓覺波瀾壯闊
西仲云就世人
知聖俞處嘆其
無益於聖俞之
窮，致其以窮人
之辭自老，不但
為聖俞惜，不用亦為國家惜，不及用矣。無限感慨。梅亭云末段叙其集詩作序之由，作收束。又云窮之久而將老，序乃作于未卒前也。此于卒後別記重訂之事，與上不連。確士云玩今年五十句，知序為生時作也。結處其後十五年，聖俞卒于京師，云知他時補書於序後也。細玩自明。二田云蘇序因文之高以傷其廢之厄，梅序反惜窮之久，以別其詩之工，慨同意別。梅亭云成語善翻，平踐善轉，只窮而後工一句，往復應慨，古人絕調，雖後人襲之，漸成熟徑，然展卷讀之，往復不能已，彌覺其新也。

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窮而後工，與作為雅頌以歌咏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文，彌見其新，以往復容與一片神行。襲者徒得其貌也。

也。

江鄰幾文集序

梅亭云首段從銘章引入

又云次段即承銘章寄慨

又云三段就交遊中抽出同罹憂患扶出文章來即從文章可傳上寄慨由寬而繁行文極次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仁宗年號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墓碑也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易蹇卦蹇難也險在前也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

策又云末段入題

回應前文步步收繳同人云一意累折而下紆餘慘愴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此是廬陵獨步

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况其可以乘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墓穴也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懇懇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墓作誌又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者皆曰凡事人非禮不親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原文有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十二字為亡友志墓為亡友序遺文本人生極傷感事故言言

悲切○前半只大概說暗藏鄰幾在內此又一法

鹿門云江鄰幾文今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

釋秘演詩集序 外題格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
 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
 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
 屠殺狗羊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
 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大也空也開也吳志
 又云莫見者句 下老字 又云莫見者句 伏下二隱字

梅亭云首幅虛引前一層賓主雙言後一層借賓引主次第分明
 西仲云少字伏下老字
 又云莫見者句 伏下二隱字

鹿門云伏后隱於酒與極飲大歌一段案

梅亭云中幅正叙先言其盛後及其衰

武曹云主客合說應奇士確士云兩行中寫盡盛衰俯仰頓挫并插入自

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
 漓無酣感嬉顛倒醉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
 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
 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
 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沈醉避世也秘演隱於浮屠歸佛陀避世也
 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
 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
 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
 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
 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
 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也既習於佛無

已字句中有激楚聲

梅亭云俯仰頓挫無限寄慨

武曹云完智謀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案以側出詩來

鹿門云結束前案

雄絕其胸中諸本絕作傑折作偉粹中作次

武曹云奇字餘波梅亭云將壯志寓筆於山水之間雖盛衰變易而感慨之中恰自生色

鹿門云多慷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秘演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秘演雖愛秘演又狎之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

梅亭云曼卿為公友秘演為曼卿友借賓陪主一路雙綰到底奇字為骨盛衰二字作關鍵尤妙在搭

所用無所用於世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眊也開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崕崛特起也崕勒沒切同破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從己引出曼卿從曼卿引出秘演為浮屠人作序自應留己身分也盛衰死生之感不勝嗚咽

梅亭云前段借曼卿作引非以相類為傳乃以曼卿之泛形惟儼之介也武曹云三十余年即舍將老意荆川云叙事用史漢議論處不似史漢費詞其所權諸本所

插自己死生老少之感不勝嗚咽

釋惟儼文集序 外題格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權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特也又堅確不拔曰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語論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

作忻
梅亭云中段揣
惟儼之意叙坐
中之語正寫其
志氣雄卓亦為
不妄交傳神
武曹云上句緊
關賢者顧我句
以下遂就所交
賢士立論
梅亭云言不為
將即當為相其
餘碌碌固不若
隱於緇流也惟
儼之言如此
窮達異集或異

相國浮屠相國寺唐中宗置之後廢神龍二年僧惠雲又
寺宋朝會要至道中太宗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
御題額易曰大相國寺
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
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
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
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
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酣醉意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
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
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
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窮達同之途
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也

作易
與之言集或鑑
粹與之作聽其
鈔錄之作其
梅亭云後段仍
帶應曼卿作收
前後相配成章
點出序文
京師之東鑑師
作城
梅亭云此篇以
不妄交人及有
用世之志為主
惟其志大故必
求當世賢豪不肯妄交也

也。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
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
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
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
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
矣。
同。是。借。曼。卿。作。引。而。序。秘。演。文。以。死。生。聚。散。著。筆。序。惟
儼。文。以。其。有。用。世。之。志。著。筆。機。局。變。化。略。不。相。似。○。序
中。略。帶。傳。體。又。是。一。格。

評唐史分家之精言

卷一

鳳文館藏

儲選收外制集
此編特收內制集

內制集序集載詔諭批答
口宜齋表青詞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
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
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至於
青詞齋文李肇翰林志詔用白藤紙道觀薦告詞必用老
文用青藤朱字謂之青詞齋文祭文也必用老
子浮屠之說祈禳秘祝祝贊主人饗神者又祭主贊詞者
又詛也口告而祝詛之也書疏以
謂之神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誥取便於宣讀嘗
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文中多以四字六字
為句儷偶之文也其類多如
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與予在翰林六年中間拜進二
三大臣皆適不當直不當草制
誥之時也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
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

無以發明明字
疑行

時政記宰相朝
夕議政君臣之
間奏對之語也
日歷則因時政
記起居注潤色
而為之者也

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
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屑屑今同
作文拘泥時文習弊也
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
職院吏取予直草草直所作
草稿也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
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
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紀未必不有
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
之暑風曝蒲擔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
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
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
一噱也大笑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云爾

蘇東坡集卷十一

卷十一

二四

鳳文館藏

詩序卷之九
卷十一
鳳文館藏

翰林無文章。宋代已然。牽於應用常格。不得不然也。抑揚顧盼。絕世文情。末段鹿門以俗韻貶之。殊為未允。○

予為翰林學士一年。任起居注。事物紀原。周有左右史。王言則左。史書之。動則

右史書之。蓋起居之本也。漢有禁中起居注。唐門下省及中書置

撰明帝起居注。後魏置修起居注。唐門下省及中書置

起居注。即起居舍人。注所書也。四年時際

聖明。喜無青詞齋表之作。今院吏所掌。以日次之者。無遺略也。惟是懸車辭官也以後。不無玉堂天上之感。讀歐公作為之。慨然。

刪正黃庭經序 黃庭內景經一卷

無託言破惡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

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

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

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

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傷

也。殘也。賊害也。孟子折也。閔也。賊。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

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車舟

樞。攢謂之四載。禹治水。九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

年。決百川。達于海。脚無毛。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

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

真西山云。有道無仙四字。一篇之底柱。
武曹云。即透起養生之術。
又云。此所謂大雅君子也。

卷十一
二五
鳳文館藏

西山云應前
又云禹壽顏天
以二句斷盡理
足而詞健

荆川云總有餘
味

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食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此層近題吐納，莊子吹呴呼吸，考者之所好也。注吹，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注呴，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病，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病，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

西山云篇末一

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訛，謬也。舛，錯亂也。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太息也。論語：顏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入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服丹藥，誤命者，唐諸帝為最多。太宗重臣貴族，惑其說，害性命者，多矧以我翫好之餘，拯救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慕唐宋大家文精註

卷十一

二十六

鳳文館藏

評唐文身之精註 卷十一 鳳文館藏

武曹云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此上智任之

自然者也所謂大雅君子也前半透發此意後幅說刪正處一筆打轉高絕

黃庭正旨乃談內養而稍近於理不惑於神怪者處處以道之自然說入而以妄意貪生者反襯近身見雖非道之本旨而立說不乖於正則彼術中猶有可取也未一語仍歸入道之自然并將養生撤去則學仙之妄不待言矣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蜜夷山海殺人之

西仲云聚字好字是一篇主腦

集古錄石鼓文

唐人盛稱之韋應物以為周之文王之鼓至宣王刺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今在鳳翔府孔氏廟中

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崑崙山名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角貢織皮崑崙疏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經十餘譯譯言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組索而入水形色非人與鱗族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蛟同皮可飭刀本州蛟魚出南海以金礦音礦金未在山中於山鑿鑿無脚而有尾一名沙魚長丈許深而穴遠篝火乾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璣珠不圓者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成湯之盤也銘曰新荷孔鼎孔子廟碑并陰造岐陽之鼓初在岐陽岱山斯斯會稽之刻石會稽石刻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集古錄石鼓文 卷十一 鳳文館藏

鹿門云善立地
又云善脫象

士桓碑桓郵亭表也漢法亭表四角建大木彝器彝出前
也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篆秦李斯所作分八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
分也隸秦程邈所作與前關照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
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
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
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
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
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
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
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

西仲云叙所得
集古之故

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
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
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
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
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
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
能以此而易彼也

前說天下無難聚之物後說天下無不散之物好古之
識與達人之見並行不悖○蘭亭殉葬永和九年三月
四十一人遊於山陰蘭亭製序酒酣興樂而書後書數
十百本皆不如初製右軍亦自惜之留付子孫傳至七
代孫智永其書付弟子辨才唐太宗崩遺命入昭陵真迹
計取入大內太宗崩遺命入昭陵真迹遂亡殊為至情

官藏

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送徐無黨南歸序

梅亭云首段言古聖賢之傳于不朽自有足恃者虛含題意又云開講先着襯陪法

草木鳥獸之為物凡生天地之間皆謂物也易乾卦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衆人之為入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水流也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春秋所傳其

又云二段申明從立德立功之重襯出徒立言者之輕先用平提次用側卸絕妙轉折

又云三段痛論立言之不足恃無限唏噓感慨最有文情

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此重修身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論語先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言論語為政篇吾與回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言論語終日不違如愚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賜也何敢望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藝文志十卷唐四庫書目唐列經史子集四庫見其所列自三代此謂夏之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

東萊云警束
鹿門云一句振
轉

東萊云下得好

鹿門云可涕

東萊云此篇文

字象一箇階級

自下說上一級

進一級

迂齋云轉折過

換妙

鹿門云歐陽公

極好為文晚年

見得如此吾輩

生平好著文章

以自娛當為深

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息不體營營往來

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草木鳥獸同歸

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

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

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

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

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

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先以二不朽並提後說言事為輕修身獨重後更說言

為尤輕直向文章家下針砭文情感喟歎最足動

人

省 程海蒼云著文易行世難行世易傳世難傳世一二百年易五六七百年至於無窮者難如
藝文志及唐四庫書目所列皆傳世者也遲速不同亡者十九甚至百不一二則言之不足恃明矣然
則要打破此關而傳之無窮非上一等不能此其所恃者不專在言而立言者必至此方盡也通篇大
旨如此全為讀書著文者說法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宇文初

梅亭云首段以

文初之祖有功

于蜀立論江南

只是帶說

又云叙秀才家

世突然說天下

分合事起法最

奇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南漢北漢南唐後蜀荆南岐

等也及建隆年太祖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

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後周世宗諱榮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

氏南唐而蜀孟氏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

荆南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大祖受天命用兵

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

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

荆川云沒要沒
緊叙此一段與
東園亭記同
梅亭云次段叙
文初即蒙上段
來
又云三段接入
寧親却在夷
陵遊覽山川為
末段伏脉
武曹云引起乃
可變句

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
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
子反衣白衣民之服也平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孟
彼一時也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文辭通敏為人
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
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
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
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
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忽然王
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今屬陝西漢中府以入一自歸州今屬四川以取忠萬
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

梅亭云末段挽
合起處寧親意
不即不離等意
拙超結構極奇
確士云太祖伐
蜀王全斌由鳳州入曹彬由忠州入鳳州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歸州今屬湖北忠州四川忠州萬四川
萬縣 鹿門云風韵跌宕 荆川云不深用意而自精妙

而賦矣。
從宋祖平蜀說入似閒閒叙事後忽借作收拾於寧親
意在隱躍間布置高絕。

梅亭云先叙學
琴緣起
鹿門云送失意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疾本莊子莊子王篇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退而間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琴伏犧氏所作長三尺六寸六

卷十一
三十一
鳳城官

評唐琴名家之精言 卷十一 鳳文館藏

人以極得意處 摹寫之 文云琴神農所作五絃或曰周文王武王各加一絃於友人

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夫者為宮細者為羽以前

皆用五聲以配十二辰文武加二變聲是為七音五聲為

而清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

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

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

遺音也遺音也通禮義慕曰堯使母句作五絃琴或曰舜彈五絃

操龜山操將歸操等孔子所操也悲愁感情則伯奇孤子

花以食履霜自傷作履霜操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屈原

楚夫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

鹿門云又一轉

更深遠 梅亭云未入正

文乃以已之有 得於琴以解其

抑鬱不平之意 也

武曹云以自己 之疾映揚君之

疾以自已學琴 去疾映揚君之

以琴養疾 同人云千秋絕

調此移我情風 兩如海取公此

序朗誦數通亦 幕

仙操樂府詩集古琴曲有十二越裳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

琴之理亡矣今之琴聲古之俗樂也誦此文及伯牙水

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

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

及從廕調廕蔭同以父兄為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

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

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易序曰聖

下來世其至矣繫辭詩之怨刺謂如鄭無已上琴德之憂天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詩之怨刺謂如鄭無已上琴德之憂天

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

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更遠 梅亭云未入正 文乃以已之有 得於琴以解其 抑鬱不平之意 也 武曹云以自己 之疾映揚君之 疾以自已學琴 去疾映揚君之 以琴養疾 同人云千秋絕 調此移我情風 兩如海取公此 序朗誦數通亦 幕 仙操樂府詩集古琴曲有十二越裳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 琴之理亡矣今之琴聲古之俗樂也誦此文及伯牙水 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 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 及從廕調廕蔭同以父兄為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 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 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易序曰聖 下來世其至矣繫辭詩之怨刺謂如鄭無已上琴德之憂天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詩之怨刺謂如鄭無已上琴德之憂天 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 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更遠 梅亭云未入正 文乃以已之有 得於琴以解其 抑鬱不平之意 也 武曹云以自己 之疾映揚君之 疾以自已學琴 去疾映揚君之 以琴養疾 同人云千秋絕 調此移我情風 兩如海取公此 序朗誦數通亦 幕 仙操樂府詩集古琴曲有十二越裳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 琴之理亡矣今之琴聲古之俗樂也誦此文及伯牙水 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 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 及從廕調廕蔭同以父兄為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 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 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易序曰聖

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一
足解幽憂之疾
岐山操、七日履霜操、八日朝飛操、九日別鶴操、令人置
身上古

身上古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一終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二

歐陽修永叔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吉州學記西吉州即今江

確士云首段從天子治說入是當時建學緣起非泛作寬勢
政事之臣謂范仲淹富弼等出而書集鑑粹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宋朝會要天禧五年二月於龍圖閣北起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閣奉安真宗御製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屬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也邊境四方萬里之外莫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二
鳳文官

梅亭云未段承上久漸觀成意融合宦遊歸老寫出一種化行俗美氣象總收通篇風味樸茂鹿門云回到學上又云典刑之六

同人云是公乘梓學記贊揚天子立學致治之盛而以學之大成勗其鄉之吏

與望其鄉之人董醇賈茂兼而有之後有作者無出其右

梅亭云先就滁景叙出作亭雖點出豐樂二字尚是借徑非豐樂本旨而特立考特作獨張華亭云登臨山水足以開豁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羸瘦也羊主給膳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以瘦為病故從先生者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唐天寶兵亂以後學校久廢至宋仁宗時納范文正公之言天下始得建學公為參政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筆公惶恐避席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云云言行錄入手自應有此一段文字次叙立學次說王政之成并已之樂觀其

成渾厚朴茂弘我漢京歐文諸記中極推典則

豐樂亭記

公時為黨論者所惡緣事坐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即今江南滁州亭在城南

琊山

修既治滁郡晉曰南譙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

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深邃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涌出貌又而仰出俯

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

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

嘗以周師破李景宋太祖始為周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

胸襟恢弘政治為益不少
梅亭云中段寫豐樂正音在天
下太平而推原豐樂所自來則歸於上之功德
立言有體妙從干戈用武之地
說入層出一段馮弔感慨便覺
俯仰今古無限文情
而遺老妙而作則
鹿門云借事發

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涵沉也涵泳太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

感慨歐陽公本色
迂齋云所以說到此者蓋要與後面民生樂張本
武曹云說無事之時即粘山水
商侯云風霜冰雪寫冬景刻露
清秀寫秋景
迂齋云不歸功于己而歸功于上最為得體叙于戈用武以至平定休息施于滁則又著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
德又何正也

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宜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記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數百年之治亂羣雄真主之廢興一一在目何等識力中間休養生息一段見仁宗之滋培元氣養以雨風子孫不用更張隱然言外

評唐分家之言 卷十一 鳳文 倉 齋

偃虹隄記

梅亭云首段點
題不肯使一直
筆
文凡四段
梅亭云二段叙
題
二田云逆矣順
往之勢連用得
精密變化開後
人布局無窮法
門○滕侯之所
為也一句領局
其後層層應答
以風波諸本以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
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
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
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
會之衝也四國之水相會五衝突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
皆泊南津其有事吉州者遠且勞而又常以風波之恐覆
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
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
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一厚三十二尺上狹為十尺餘用民力萬有
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

作有

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覆而又
上於朝廷決之三司漢以司空司徒大尉為然後曰可而三司又有儀同三司
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
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
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
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
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
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
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智
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
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

梅亭云文情激
宕
知始作粹知作
如
鹿門云須如此
見得記文不可

纂唐宋大家文精注 卷十二 五 鳳文 官 齋

少
鹿門云按前總
結
鹿門云墓寫甚折

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畧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滕子京謫守郡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則建隄其一也。篇中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云云，有惜其小用之而未竟其材意。然隨所設施，利及民物，其人亦足以傳矣。叙次簡老，波瀾動宕，通體無一平直之筆，是為高文。

有美堂記 在吳山之巔

梅亭云首段以叙事伏線，學士即中伏後公卿侍從之線，杭與金陵伏中間都會山川兼美之線，有美堂題題伏末盡得錢塘之美之線。

確士云首章有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句。武曹云借今年自金陵云云句。生出賓來。鹿門云已入宋。

嘉祐二年龍圖閣宋朝會要咸平四年十月以杜鎬為龍圖閣待制即建閣在是年前又云真宗於會慶殿西偏藏太直學士職林唐憲宗朝五宗御製即建閣在真宗初年品以直學士又曰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

纂唐宋大家文精註 卷十二 六 鳳文館藏

謂却自好
梅亭云次段就
不得而兼上轉
到得兼從天下
勝槩折落金陵
錢塘賓主總舉
為第一層
又云三段就二
邦較論從金陵
折入錢塘由賓
入主極寫錢塘
得兼之盛是第
二層
鹿門云洗發得
透
武曹云承上一

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
羅浮天台羅浮山衡嶽衡山廬阜廬山洞庭之廣洞庭湖三峽
之險西陵峽、鄉峽、巫峽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
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
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
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
邦皆借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
誅。南唐李氏都金陵。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
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
尊中國。五代時錢鏐王於吳越。其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
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

層撇開
鹿門云到此纔
峻峻
同人云惟字獨
字着眼
確士云予嘗登
吳山西眺湖波
澄泓全碧繡繪
東望江流銀朝
如馬浩淼無極
而下則紅塵四
合萬家烟火收
之襟帶間如置
身圖畫讀此文
令人追憶昔遊
也

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
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
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
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
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
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
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
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不侈。賜書之榮。不贊梅公之品。獨從都會之繁華。湖山
之明麗。著意見他處不能兼者。而此獨兼之。逐層脫卸。
累如置丸。筆下亦復煙雲繚繞。

梅亭云未段就錢塘統制直折到有美堂是主中之主收盡兼美為第三層鹿門云又進一步又云鎖上見題荆川云如層九重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鹿門云胸次清曠洗絕古今梅亭云泛舉地勢折落金陵錢塘一層切較二邦從金陵折出錢塘二層又從錢塘全勢折到有美堂三層其實只完不得兼者多一句也

一日峴山在湖北襄陽府城南梅亭云前半就峴山寫人即以寫其人寫峴山叔子為主元凱為賓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安方與勝覽峴山在荆州南五里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

鹿門云歐陽公便尋得這種話頭藹然被考藹作燁商侯云便用側筆側重叔子予頗疑鈔錄予作而西仲云後世之名非生前所能料又云名之久傳有在非石可恃

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晉武帝滅吳羊祜鎮南夏累進征南大將軍南陽百姓於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墮淚碑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杜預字元凱立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傳集解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不為陵谷乎

鳳文館藏

梅亭云後半就
修亭美光祿即
以美光祿者應
叔子光祿為主
叔子又為賓
鹿門云作亭者
本史光祿之意
歐公却本襄人
方好

商侯云單對叔
子說應前側重
意

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
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
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武官
除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梁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
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
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
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
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
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
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
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

梅亭云散去套
子作結後又襲
成套子矣不可
不知
荆川云此篇與
東園記同體皆
引故事略用自
語點化
鹿門云風流感

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
登高寫離騷屈原作離騷此謂辭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
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
道也

跌宕多姿○史光祿是主意然只用澹澹著筆迴繞叔
子別於俗下人文字

慨正是峴山亭文字與孟浩然峴山詩並絕今古
梅亭云元凱陪賓叔子正賓光祿為主蓋山為羊杜二人之山亭為叔子一人之亭修亭則史光祿現
今之事也方是峴山亭文字法方是重修峴山亭文字法也感慨風流文情綿渺

鳳文館藏

真州東園記 今揚州儀真縣 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輊今觀此記揚州士俗治園亭蓋以此三士為鼻祖歟

梅亭云直點真州趣
商侯云裏行者唐貞觀中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周為之自此遂以為官名
梅亭云叙出東園
又云者下述子春據圖指示語即藉作點綴
西仲云已上分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解見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且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拂雲之亭澄虛之閣畫舫之舟皆非其名謂亭之高閣之清舫之美也敞明也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

叙東園中所作數月皆畫在圖上者
西仲云圖內止畫得所有之形不能更形中變動之趣與無形之形如香味陰暗光影風聲之類故曰一二之畧
遂魚鳥諸本遂作逐
梅亭云從廢輿上相形追後剪裁文字始不平

芙蓉花爾雅荷芙蓉也江南人呼荷詩註荷葉芙蓉也芙蓉寄及音妓菱也王安石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芙蓉
角曰之的歷幽蘭白芷芷芳香也一名澤之芬芬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屋棟也所承巨栢也椽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靜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鱣鱖飛生鼠江東呼鱣俗呼鼠狼鱣鱖飛生鼠鳥獸之鱣鱖也一云枝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一名夷由鳥獸之鱣鱖也鳴聲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遂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

衍又得當時即圖指點神貌鹿門云入悲慨梅亭云又述所以須記之故鹿門云如此結東方是又云有寓意梅亭云歸到記字為點

商侯云坡公凌虛臺記由盛而逆料其衰歐公東園記因興而

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一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補出平日為政。荆湖南北也。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韓公新修滕王閣記。絕不着景。一則已未及遊。一則備見於前人賦記序中也。此於圖畫中。已嘗寫景。然只就子春語。指點物象。故面目各異。而神理自合。此謂善學前人。

前人

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同一感慨。而文字變化。意到景新。可謂奇絕。梅亭云。首段點出真州東園。末段歸到記字。中二段就子春口中。指點圖畫內景物。及所以須記之故。寓實於虛。處處皆實。別開一種章法。

王彥章畫像記

梅亭云。揭叙里爵卒贈。又云。首段撮叙事。畧智勇忠一篇骨子。武曹云。一段是挽叙其畧。但舉其忠言之。中都之敗。公傷重。馬蹶。被擒。莊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後梁朱全忠。都于洛陽。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後晉石敬瑭。都于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梁太祖常與晉戰。屢困莊宗。後唐莊宗諱存勗。本姓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

宗欲活之謝曰
臣受梁恩非死
不能報又使明
宗往諭曰我豈
苟活者遂見殺
後梁一姓二君
十六年後唐三
姓四君十二年
後晉一姓二君
十一年後漢一
姓二君四年後
周二姓三君十
年
梅亭云次段嘉
其全節夾入議
論贊嘆

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
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
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自梁開平
年凡五十四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
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
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
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
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
事康定年仁宗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
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
翔梁宰相怒末帝後梁末帝太祖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

確士云見家傳
所載足以補關
正訛與並行不
相妨也此公作
史詳慎意
武曹云先抽出
德勝之戰一句
非尋常手筆
又云遙接上其
記德勝之戰句

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
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
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凝降唐賜李京師羸兵不
滿數千公得保鑾鑾與之五百人之鄆州日以力寡敗於中
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
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
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
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
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元昊稱帝國號曰夏反敗軍
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
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

纂言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三

評唐史大家文精註 卷十二 鳳文館藏

又云忽入時事
發論極有精彩
極有波瀾
梅亭云四段從
上德勝之戰抽
出別叙忽接入
時事以相映發
淋漓感嘆在本
題為借托在作
者為本意
尤善用鎗粹無
尤字
確士云挿入自
己用奇取勝在
內文家用拓用

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
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
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
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
予復來通判州事通判古監郡也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
命賈玘等充荆南諸州通判或曰上州
名亦取唐制州長史之職為稱耳歲之正月過俗所謂
鐵槍寺者又得公畫象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
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
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
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
者豈其忠義之節正論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

縱法忽斷忽續
筆如游龍
鹿門云入自家
武曹云此文以
忠節善戰二意
立說而其精神
又在說善戰處
梅亭云五段接
入畫像而畫像
得於鐵槍寺先
就鐵槍作一番
渲染提唱行文
觸手生情如此
武曹云就家傳
引出畫像
鹿門云風致絕人

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
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
歸其人使藏之
唐荆川云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段是言其能
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五段是寺中
畫像之事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不見痕迹
此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同是表章軼事而各極神妙
○作記之意因德勝之戰與已用奇取勝之見相合借
之發揮精采倍加是為神來之候

武曹云收家傳 又云收畫像 鹿門云以叙事行議論其感慨處多情
鳳文館藏

評唐史文辭卷十一 鳳文館藏

梅亭云首段起人駭神怒揭辯因又云次段拾起樊侯先作一頓

樊侯廟災記 樊噲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刻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人也史記舞陽侯樊噲沛人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許州葉縣東十里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禮記祭法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尊為沛公參乘乘車之法居右側沛公車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沛公與項羽會於鴻門酒酣亞父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鎧盾入羽曰臣死且不避樊侯之威靈暴矣哉此正論作結

又云三段轉入詰辯逐層扑擊筆鋒快利真乃比於武事不知此不足以破愚民之惑

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俾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怒視也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身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早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咤音失聲不能言又啼極無聲曰音准陰侯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荆川云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 辨折鋒快真乃比於武事不如此不足以破愚民之惑

轉招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鹿門云：議歸於正，分明是誚讓樊將軍之旨。同人云：雄辯以釋愚民之惑，大似柳州。

記舊本韓文後

漢東今湖北隨州。韓國夫人鄭氏其子堯輔，堯堯作彦。唐昌黎蔣氏韓文附錄，唐作韓脫落顛倒無次序，附錄落作畧序作第。

予少家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母韓國夫人親教公讀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宋楊略，劉筠、龔聲、律之體操，一時文柄號為時文，東都事與揚億、齊名之作號。

確士云：以歐公之學，猶必成進士始學古文，則時文之毒入也深矣。

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于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偶初為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

評唐書卷之精言 卷十一

鳳文館藏

昔孔孟惶惶附錄昔作故惶惶疑當作遑遑

急名利集粹利作譽

缺不足集或缺作帙

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昔孔孟惶惶遑遑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利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猶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缺不足。今不復補。

舊物而尤附錄作尤舊物而

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孟子後。韓子繼其緒。韓子後。歐陽子繼其緒。故韓子盛稱孟子。歐陽子盛稱韓子。不忘得力所自也。今有人得八家之粗。即力攻八家之短。吾不知其何心矣。噫。急急於目前。必有成於異日。讀書求道。無不皆然。歐公特於此篇發出。

蘇子家藏之精言 卷十一

十六

大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梅亭云第一段

從其子請勅奉

詔撰銘叙起體

制莊重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後唐莊宗分中書

宰相分秉朝政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右諫議大

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

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在職者惟是先

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最

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

克終其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

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唐開元八年始

置修撰於集賢歐陽修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

泣而出考無此

三字縮無泣而

二字

梅亭云第二段

揭明本身封諡

歷叙先世官封

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大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且字

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

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

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

魯國夫人曾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

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後漢之際逮事太祖

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

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言行錄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

飛語聞於上祐至魏得彥卿家

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

評唐史分家才精言 卷十二 鳳文館藏

又云抽叙厥考
舊德為啓後之
本

又云第三段叙
歷仕官爵

也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
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親實送于都門
外謂枯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枯笑曰枯不
必做二郎者且也枯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
天下謂之三公者已而果然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年
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
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
偁字元之知制誥真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
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唐會要移史館於門下省
或品卑而有才者亦直焉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
談苑宋淳化中置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他官掌詔勅
冊命謂之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
部流內銓通典隋制九品自太師始焉
謂之流內又有流外勳品知考課院右諫議

又云太宗朝以
遲回不遽進為
停留

又云入真宗朝
特表主知詳志
遭逢
又云公為人四
語括平生作一
提
又云真宰相器
借錢公語又一
提
言公可鑑粹可
下有用字

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
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
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
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翰林
六員內年德俱重者一員為承旨知通首皆從此四語生
進銀臺司封駁事其任即給事中公為人嚴重能任
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
字淡成位至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
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
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
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
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

鳳文館藏 十八

知樞密院鑑知
上有同字與宋
史合
鹿門云我朝成
祖以楊溥侍皇
太孫留守南京
又云相業類李
沆
梅亭云第四段
總挈相業統舉
真宗坐享治平
及王公輔理成
效寫出太平無
為君臣一德氣
象賢宰相三字
先作一贊蓋

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
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
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西夏之父亦納誓約願守河西
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
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
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
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
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
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
人詳叙每段中先用虛領而後實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眾以為宜
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入未嘗知寇準字平仲為樞密使
相真宗

後文

又云第五段叙

其薦賢此相臣

首務故先及之

確士云相臣首

重薦賢故先叙

梅亭云薦寇準

一事

何以至此鑑作

安能至此

梅亭云薦行簡

一事

又云第六段叙

決斷事機

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
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
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
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
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
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
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
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
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
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唐置太子左

鹿門云惟公深
沉故能任重
確士云輔儲德
服西夏杜欺罔
抑宦官四項一
處叙
鹿門云抑中官
宦官劉考粹官
作者

文王世子教之以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論德之職
事而論諸德之義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
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
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
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
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
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
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
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
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
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宦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

梅亭云第七段
以不自辯引出
為人辯寬

確士云免失火
罪免方士株連
朝士罪兩項一
處叙
鹿門云分罪
確士云此一車
保全者衆故詳
叙

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
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
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
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
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
皆免日者卜筮占候時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
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
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
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
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
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

鹿門云有訣
梅亭云第八段
叙引疾乞休及
卒葬日期益表
人主恩禮之重
與篇主叶德一
心有始有卒等
語周詳回應

鹿門云今無此
例

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
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虞官杜佑曰商太甲時伊尹
為之文王世子曰虞有師保
也。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
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
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病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
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
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
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
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
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

梅亭云第九段
叙封子

又云第十段補
叙軼事勤到配
享君臣始終之
誼至此無極
確士云此補叙
家政先國後家
見公私次序
友悌尤篤考鑑
友上有相宗
梅亭云第十一
段贊頌正合奉

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
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
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
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周官通典曰成韓億次
王時畢公為之適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
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
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
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
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
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

詔作文之體恰好首尾相應完足

確士云得奉詔作文之體

為銘詩考鑑粹為上有聲字詩

下有昭示後世四字

梅亭云首四句包舉中十六句

是正頌既渾融復條晰

後十六句歸美今上與碑叙同

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丞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仲山甫召穆公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縉紳解出韓文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必如此方收得通篇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龜用筮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點升

法有點升考粹有

作所來薦清廟鑑來

作永天子念公鑑公

作功鹿門云詔撰元

勳之文當如此

盛世君臣之際

如掌梅亭云大人物

大文章俱傳不

朽○莊而不佻

贍而不浮得體

得法以先朝元

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歌詩以諡廟工

每段中各有綱目通體中有大綱目此大將將兵大匠造宮法也端莊肅穆亦得江漢丞民氣象○就其中薦

賢一事所以樹人所以保子孫黎民者在此文中首及之彼身為大臣而保全祿位不引一人者獨無媿於中

邪○文正生平惟不諫天書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

司以聞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四月降大內六月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禧三年降乾祐山於是東祀泰山為白壁之玷然疾革時已顯言已失西祀后土於汾陰

評唐文家之言
老奉詔撰文故
應須此大手筆

矣在宋朝自應為大人物。○錄歐文者祇及友朋志銘碑版大文俱見遺也。存此及晏元獻范文正等篇使學者知所楷式。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

中晏公神道碑銘

温公田錄曰公
父本撫州手力
節級公幼能文
揚大年以聞時
年十二
凡九段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晏殊字同叔以神童召試相仁宗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書說命下台小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勅太醫

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無可狀善事也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為恨贈公司空古官也舜典曰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隧墓道也左傳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下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子得雅頌體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

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宗行錄詩賦疑其宿構明口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說命文見上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唐懿宗年號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也戶籍也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

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漢制唯三公開府至魏以餘官其儀同三公又後漢章帝時馬防班同三公儀同三公自此始也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

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三代以韋為之謂之箚袋魏易之為龜唐高祖給隨身魚三品以上其飾銀神龍初賜紫則給金魚賜緋則給銀魚五品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紫衣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真宗之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

有所諮訪鑑有作每有所對鑑有作凡鹿門云進稿八十卷何多也

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

又云抑外戚又云元獻何以有此

鹿門云罷監軍極是
又云節財自宮
禁先非晏元獻
不能畫非宋仁
廟不能從

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
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
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
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
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陳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
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
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
約束乃還其王號趙元昊自號大夏皇帝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
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
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事仁宗位至御史中

丞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
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
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始數詔大臣
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
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
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
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
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
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
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
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為政

鹿門云元獻公為相久而子孫十人不一乞恩澤身沒之日朝廷一時並命皆盛世事

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
順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
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
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
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
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
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
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
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
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

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
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富弼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姜姓公之後齊為晏氏晏嬰字平仲景公為相齊靈齊在
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左傳襄十七年載桓嬰稱於邱
論語公冶長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丘字添邑諱也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
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
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
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
亡矣孰為我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

英云元獻之功言行錄諸書載之甚少想不顯於外而晦於內者君特知之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所以久而敬之不愧為晏子之後也

有篆其文在其碑首賜舊學之碑四字篆額之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其後

通體從舊學作意晏元獻無甚顯功然能使眾賢聚於朝廷則薦賢為國之功不可泯也奉詔撰文自應端重醇正得雅頌之遺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仁宗年號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從官階卒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

事吳越錢氏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其弘公之皇考從

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

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世祿之家也感泣

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

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

本於仁義祥符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

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主禁繫訊獄開寶年間改馬始

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

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

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稱曰士當先天下

糧料判官糧料下有院字

梅亭云第二段摘生平立志氣節作一總提

所有為必盡其方小學所有作有所集或方作力

梅亭云第三段叙太后時事鹿門云昌言又云又昌言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趨舍利害也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真宗臨朝聽政時以至日也至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太后所行施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揚

鹿門云又昌言梅亭云第四段叙范呂間隙此仕宦招忌之端也然於中已寓節槩

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簡實成之故後開燥舉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呂夷文可坦夫謚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

又云第五段專表區處西軍有持重之體有應變之才絕大經濟

鹿門云又任難

確士云延慶二州城築營屯用類叙

鹿門云以下次公將畧奪賊地而耕之集或考鑑無此

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營田皆歸農也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

六字

確士云延州分將練兵又抽出叙

鹿門云兵機須密

騎二萬集或考鑑粹二作三與史合

鹿門云開誠布公

諸蕃質子鑑蕃作羌

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酋長來見召之卧內屏入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靈夏時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其鄉兵鑑其作

為。確士云刺鄉兵

用熟羌又用補

叙。刺其手考手作

臂。梅亭云第六段

接轉范呂之際

鹿門云轉語亟

用我者考無著

字

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紆輓輸糧。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天章閣出前東京記。又曰。真宗天禧五年三月。建之。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真宗時。命官考課。號磨勘院。後改審官院。公奏議曰。今遷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由父而任子。得官曰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

纂唐史下家文情注 卷十一 三十一 鳳人官

鹿門云以范公之忠當宋仁唐之世然且蹈危如此

梅亭云第七段叙享年復歸恩于上見公始終遇主之知

又云第八段補叙行槩聲望仍挽應自志天下

向作結山林處士鈔山

林作搢紳天下家國諸本

家國作國家

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元昊去帝號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恤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其繫天下家國之大者亦公之

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范氏初為錢鏐之臣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

士民於宋為臣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

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

初終夏童跳邊趙元昊據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怯者為勇兒憐

獸擾伏之如獸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

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非其難在其終之羣

言營營往來貌詩小雅營營青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

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增諡贈兵部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鹿門云歐陽公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既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上似猶有餘言蓋歐得史遷之體故于叙事處裁節

評唐史家之言
有法自不繁而體已完蘇則所長在策論縱橫于史家學或短此兩公互有短長不可不知

公有志於平治天下而屢起屢仆以小人妬嫉之者眾非天子知之深幾不能保全始終矣銘詞中益露其旨無限惋惜無限徘徊令讀者於言外得之○義田饒窮族亦事之敦本者而文中未及以公施於天下者大濟一族者姑舍旃也言行錄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莊以養群從之貧者人日食米一升衣練此歐公識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重輕能裁割處

纂評
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二終

